



說約
合卷

四書正解

卷之六
五

460
16

Vertical red calligraphy on the cover,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mark.

Vertical red calligraphy on the cover,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or's mark.



孟子

史記列傳

去聲

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

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與 騶人也 騶亦作鄒

本邾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于思孔子之孫名伋

音 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術字爾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于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

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

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四書正傳 卷之二十一 序說

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
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罪孟子
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主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
而關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二十五年乙酉孟子
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
惠主襄主齊湣主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

則見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
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商鞅楚魏
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子卷
連衡與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一百六十一
一章二篇四十一百六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
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和與訖軻所言焉耳愚
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善子此語非是雖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年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

乎醇者也苟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之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

荀子極偉曠只一句性惡本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

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

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

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

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膝手足而之言可以見矣所

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

揚墨塞

先則

路孟子辭而闕之廓

反

如也

夫

音

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

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

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

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救所謂存十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袷而言侏離矣故愈尊推尊孟氏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以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

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可勝

平聲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

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

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

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書全要

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

音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亦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反形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知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自六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有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私與聖賢', '天地懸隔', '用計用數', '功業只是人欲之']

四書大全說約合卷正解卷之十六

朱世椿編選

丹陽吳基葆右彙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見梁惠章全旨

此章只一語在仁義上斤利言仁義是年子一生
等開一一生經濟故於首篇發之何必且詳
之綱領四節或言或利之言上節決言仁義之利末節及上
文之詞須知他藉藉而與前不同亦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
嘗不利是推說蓋戰國之世也於利已深空空以仁義
必不見信故又覆指復利言無非曲孔之於仁義也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本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

王三十五年與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朝至梁

衆序孟子在當時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問梁惠
王以禮招賢遂自鄒至梁以見之欲行道也
析講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主向也朱子曰
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主答其禮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士所謂利益富國疆兵之
衆序王問曰自鄒至梁亦越千里矣叟不憚千里之遠而來
夫豈徒哉亦將有所謀長策以利益吾國而使之富強者乎
析講惠主一見孟子似有欣幸意開口便說個利字未免以
時臣事君待孟子故下文隨抑之而以仁義提醒他○大全
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詞非必有是年也○
叟非絕句黃連下文○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註言之後多微此
衆序孟子對曰王有志於致治興邦何必曰利亦有育德愛

民之仁制心制事一義為無弊之大道
在所當言而已矣外此則無可言者非
析講此節重下句曰何必曰利亦曰而已矣見此外
更無可言也亦字對利字自字可也見心所固有也大夫所
同有王所宜有者○亦有仁義對利字說不特吾國字見
得此有仁義之可言而利非所謂言也下文說利不遺不後
則仁義自然有以制其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包
四者義者心之制是說義○心之德是謂論說愛之德方
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去可底從這一邊去
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事一宜日外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
通義孟子少文法多以主意立斷領下前
而分開照應十後然後結之以一語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乘三齊廢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向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無足也
參序夫利固不可求亦知求利又自有害焉也國之表率也王自籌曰何以使利吾國凡國以待利者必為焉則言利寧自王止也但見利風以倡人皆效尤大夫有家者亦將日何以使利吾家庶人有身者亦將日何以使利吾身以上以利取下下以利取上與下交相征取于利而國日以危矣國危何如蓋弑奪從此起也天子萬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千乘公卿之家也而為萬乘者亦危矣諸侯千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必當不利以明上文亦自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而言仁自必愛其親義自必急其長又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白銀藏於

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百乘大夫之家也而為千乘者亦危矣夫先王制禮定法其君為乘而臣取千焉其君千乘而臣取百焉臣之于君十分取一不為不多此正義之所在而可以相安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則貪欲橫恣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必不廢足也求利之禍必至于此
析講趙註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上于乘富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小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義○大
全陳氏曰此章始末皆言仁義中言義者然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功為尤切○十日中國命曰利推利言處萬乘以下義國危之事王者太人庶人之信曰信○蔡氏曰求利自
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也其言顯于上必千乘之家必乘之家者必正見上下之征利也

參存疑若夫仁義至正固所當行也。義人自有其利乎仁主于愛而愛莫先于愛親故不仁而道親者有矣未有仁心既仁而或遺其親者也。義主敬而敬莫先于尊君故不義而後君者有矣未有仁心既義而或後其君者也。蓋仁義原君民固有之良心而感應必然如此。辨講此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上亦且仁義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註言人君躬行云云。未節緊接亦有仁義歸縮到在上之人遺後二字輕講些利在則就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相形燥燥樂惠特甚。○大全倪氏曰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太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乃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自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足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二句須先提人君躬行仁義于上而大夫士庶皆化于仁義方有根源不且忠其君孝其親而日未有仁而遺未有義而後正與上節對照見得此則人彼矣。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合衆夫求利之弊如彼仁義之效如此則天理人欲之間關于治亂安危者大矣。士有忘于親親尊君之治亦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啓危亡之禍哉。析講此節頂上三節而結之以致其丁寧之意與上孟子對節虛說不同。

見梁章全肯

此章總見人君當公樂于民之意重賢者而後樂此一句不賢者何是反是上之詞不平對。○指出

一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處，文主夏桀，一法一或重法，文主湯。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梁序：孟子在梁時進見梁惠王，適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一見孟子乃問曰：賢者之君亦樂此臺池鳥獸否乎？

析講：曲池曰沼。○丘月林曰：立與顧兩事平看，曰字當帶下字，讀此字兼所立所顧說。若依蒙引單指鴻鴈麋鹿，則孟子

兩個此字亦當只指鴻鴈麋鹿矣。○賢者亦樂此，句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慚詞。此其一念可進于賢處，故孟子

子迎機而導之，以可樂也。賢者指君之賢者，勿悞作賢士看。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下章之本指。

梁序：孟子對曰：王意謂賢者不樂乎此，以臣觀之，必賢君而

後能樂此，若不賢之君雖有此可樂者，亦不能樂也。

析講：趙注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太說定無末節地，虛括委。○存疑：孟子此答特出王意外，是因其所

欲引他使，他不知不覺，正路去，此所以為善。引其君也。後篇好樂好貨好色之類皆是如此。

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治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

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

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

西音棘塵音憂，詩作靈戶角及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不雅，靈臺之篇

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靈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泰淺說不觀諸文王乎文王古賢君也詩有云文王經始乎靈臺方其經之以度其地址營之以正其方面但見庶民相與或治之協力競勸不日之間已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殛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踴躍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只見麋鹿馴伏而不驚聲鹿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見於哉充滿于中者魚之跳躍蒸合囿沼之物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為臺之高為沼之深宜乎民以為厲已而民乃趨事亟成而歡樂之且加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言其條忽而成若神靈之所為者而又歡欣讚美樂其臺下之有麋鹿沼中之有魚鼈焉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則文王能享其樂可知矣而文王所以能樂者果何故哉蓋由古

之人平日愛民與聚勿施而與之借樂故民之得所樂者亦樂君之樂而文王遂能樂其所樂長享太平無事之林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析講木全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貞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有沼能以遊觀耳○文王以民力以下是孟子釋詩之意引詩不必講只重釋詩上形容而民歡樂之再指子來句不指下三句於物魚躍是民樂之詞不是文王言嘆與民同樂不是推臺池鳥獸之樂于民是推所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亦有其樂如治岐之故是也只說平日有恩惠及民不兼勿亟之命使無此命而民有不子來乎○蔡氏曰庶民子來二句追言所以不用威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于是遂言王在靈囿囿中有沼也于是遂言王在靈沼詩人語次如此○康鹿魚鳥各得其所正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文王以民力五句全重歡樂之句下二段皆此歡樂之所致也靈臺二句是歡樂而因下加以美名樂其言句是歡樂而因及其所有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

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書商書篇各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月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參凌說湯誓曰是日曷時而喪乎予寧及女偕亡民怨夏桀欲其亡之甚如此以書言觀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至干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可立而待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干上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可不勉為賢者而以不賢者為鑒哉析講民欲與之偕亡帶下是釋書之詞及就為君者言勿指桀說豈能獨樂與上節故能樂對看言民不樂其樂而君不能獨享其樂也

梁惠章全旨

此章見人君當盡心於王道為收拾民心之計不天得以小惠而責望于民盡心二字是王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也不違節是因天地自然之利盡樽節愛

養之方全以體恤民心為王道之先務五畝節是詳言王道教養之事而底於成未節斥其時政之弊章內雖教養兼說要重在養一邊言民未知教猶屬養道未全治貴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較民數貴產地天下不貴轉移一國王無罪歲包革弊政行王道故天下之民至焉繁與加多鄰國何也二句對照

梁惠主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參凌說梁惠主語孟子曰寡人之於治國也憂勤無字蓋竭盡其心力焉耳矣盡心何如如河內凶荒則移河內之壯民

于河東，穀處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于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食，亦有如救河內者。然寡人之於國也，如此，因是偏，察鄰國所行之政，非無歲凶之時，然皆漫無料理，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宜乎民之去鄰國而歸我也。乃鄰國之民宜少，而乃不加少，寡人之民宜多，而乃不加多，其故何也？

析講焉。耳者，懇至之詞。孫疏言至極也。何也？二字是定在歲凶上去。若曰此亦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未段集註明白。後民移粟，惠主曰於奇策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處之，可見為政在行王政也。王政行則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所謂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者矣。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

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歸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參淺說：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即以戰為喻。將戰之時，填然鼓之，兩軍俱進，兵刃既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走至百步而後止，或走至五十步而後止，而五十步者却以之笑百步之遠，則何如？王曰：笑不可。戰以克敵為功，兵以死敵為勇，彼五十步者，但不曾至于百步耳。百步固是敗走，五十步亦非是敗走也。孟子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蓋均之未能行，王道也。析講孫疏：流真塞也。講也。言鼓音充塞盈滿于戰陣之際。家引鼓字非虛，捕戰士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于是復鼓之者，下例。○存疑：孟子此章之論主意在行王道，察

甲，戍兵，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武，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適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故下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導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參本全王欲得民亦惟盡心于王道而已。試為王，陳王道如五穀者，三農之所出也。必愛惜民力，使民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民得盡力于耕，而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洿池，魚鼈之所聚也。凡細密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禁之，不得用，則洿池之內得以遂其滋養，而魚鼈不可勝食也。山林材木之所生也。斧斤樵採以待草木黃落之時，而後入山林，則材木得以蓄植，而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有飲食官室以養生，有祭祀棺槨以喪死，皆得以遂其心，而無不足之憾也。民事莫重于養生喪死，今皆無憾，是先規太綱，以利民而法制自此可立，教化自此可興，非王道之始事乎。

析講此見為治之初，法制未備，教養未行，姑以是而資民之所急，則其心既得而為治之本端，綱紀法度亦可次第施行。故曰始。○胡氏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澤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取字乎看○高者為山也而多草木者為林○金氏曰喪乎澤則是活字包得祭祀皆所以佐之者不違農時正王者盡心于養民之初事此句已暗破移民移粟之非見王者自有正人作用無事一切權宜之術也下魚穀材木一段見山澤且有餘裕而粟益不言可知○恒產未制而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而先之以數罟不入樹藝未興而先之以斧斤時入經畫區處費多小心思在如此說左與下王道之始有關會○不可勝食只說生植繁多尚未說到人食用上到無憾句左是人資之為食用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與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不入以時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不過初焉事耳下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養生喪死乃人世之終始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

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上植桑以供蠶事五土始衰非鼠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

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
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
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
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
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參蒙引由是而其道之詳盡者何如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
教之墻下樹以養蚕之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
可衣之以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
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食以飽矣始之不違農時田猶未
有定制至此一夫受田百畝而上勿以非時之興作奪其耕
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凡此皆
所以養民也養道既成教化可舉由是鄉學有序序有教化
之官也謹而修之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教之中又
以孝悌為重丁寧特切申明之以孝悌之義則人知愛敬而
壯者服勞心各安之年高頹白者不或負且戴于道路之生
矣夫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是老稚溫飽禮義修
行人皆戴我為君師而來就我之教養矣然而不可以致王
者未之有也此王道之終也人君必如此而後為盡心也

析講五畝至無饑矣是盡心于養謹庠序至道路矣是盡心
于教後七十者二句用申前說補出教行意如是則天下皆
慕風仰德而老幼咸歸故王可決也○說統勿奪其時與不
違農時同但順其所欲曰不違逆體其賜曰勿奪二可以字
須重制法者身上看○太全詩氏曰庠序之教如春夏秋以
禮樂秋冬教以詩書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二者重明之○
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不家是為人
百不十畝餘公田二十畝人家分之二得十畝半以為廬舍
已之居亦各得十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十邑在
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蔡氏曰此
皆鄉學非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為使契
司徒教以人倫者也○王觀濤曰謹庠序之教謹字不苟凡
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顯其文兢兢乎三真乎天命人心之正
而孝悌尤良心最切故更加丁寧○此節重養下邊因王言
備荒故備言養民之道如此○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
五十七十者使民知老者之當養教即行乎其中矣○此節
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三上截五十七十足以
衣帛食肉乃其効也○養道既成教以終養可見王道何等

周詳豈區區小惠可及○孔子說老安孟子頗說養老此是王政大本領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且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刺七亦反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貧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及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

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宋政耶參序今王乎日不行王道養民無法乃厚斂十民以養禽獸反使狗彘奪人之食而食之而不知檢制既有以致民之死塗有餓莩則不知發倉廩以賑濟之又無以救民之死至子民人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也歲凶為之也是何異于以兵刺是人而殺之且非我殺之也兵為之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己無罪于歲而勉行王道之始終痛革今日之弊政以盡其心斯天下之民皆整風而來歸焉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析講此極陳時政之弊所以動人君不忍之心為不政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于兵者何以異無罪歲內便含罪已此二句通章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註自反謂引咎責躬益修其政有先發倉廩以賑貸以紓目前之急行王道之始事而繼行王道之終事意○狗彘得以食人之食指厚斂民財以養禽獸說即下章所謂殺人以政者也

梁惠章全旨

通章俱借客形主之法總見虐政當除意重為民父母四字正所以悚動其不忍之心處初以挺刃相形見虐政慘于兵刃繼以獸相食相形見視民不若犬馬終又以之作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愧于父母更且流禍于子孫因其安意受教故切言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參淺說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感復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已不宜罪歲夫子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受夫子之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頂反

挺杖也

參淺說孟子曰與刃政不如去下害虐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殺人者或以挺或以刃有以異乎王曰挺刃雖異器而致人于死則同無以異也

析講挺刃不重引起下文政字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

參序又問殺人以刃或以虐政有以異乎王曰刃政雖異而致人于死則同無以異也析講欲行王道先在除虐政孟子恐王狃于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故以挺刃二端先發其意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參蒙引孟子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廄則有肥馬矣於是民則有饑色矣野則有餓莩矣此正由王厚斂民財以養禽獸故獸得人而肥人為獸而死是率獸而食人也是即其殺人而政無異

于刃者也

析講庖有，四句不平，因上三句致有下二句。○陳新安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殍之意，而究言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衆蒙引：夫獸與獸相食，且人為其以類相殘，而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以生養斯民者也，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則是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

析講：不曰君而曰父母，正見其一體相關處，所以動其惻隱之心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

偏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俵，備謂之偶。

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偏，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

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為人

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彘之欲而不顧其民

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

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參序：仲尼有言曰：始作俑者，其人殆絕後乎？仲尼何以惡

之？若此，謂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非真

致人于死，仲尼猶惡之如此，如之何其糾民養物，實使斯民

餓而死也？豈不尤見惡于仲尼乎？玉急反而自改，可乎？

析講：蒙引此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象人而用，不必說到

殺人殉葬之流，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孔子所以惡之，○上

章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詞婉，此則因其承教

之願，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趙氏曰：木人設後

而能踊跳，故名曰俑。○集註：實字正對象字。

梁惠章全旨

本意以得民心為主，惠主志在報怨，孟子則進以

兼正在于此總以百里可王一句爲主以施行政二字爲綱以資刑薄斂爲目而精神全在取日二字○省刑一節與彼奪二節意實相承而句句相反上言仁政之得民下言虐政之失民一得一失之相形此所以無敵此所以可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長一洒喪去聲比必一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主猶自謂晉國惠主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耻也叟淺說梁惠主曰吾晉國在先人時擅土地兵甲之雄戰勝攻取天下莫有如其強盛者焉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

之身東戰敗于齊長子死焉而晉弱于齊矣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矣此寡人耻之也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而晉弱于齊矣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矣此寡人耻之也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參蒙引孟子對曰王何處喪敗之餘難以雪耻也苟有志自

強雖地僅足百里而可以王乎天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乎
析講麟士曰地字累頓方百里連說○此句是下章木肯下
四節皆推明此意也方者僅足之意因惠主喪敗之後其氣
甚餒故言百里猶有可王之機此便是啟他為仁
意然且慢說蓋註能行仁政二句即是下文意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井
者以服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郊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
巨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
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黎序所謂百里可王者何如蓋王天下在於得民得民在於
行仁政而已王如果施仁政于民刑罰則省之不戕民命稅
斂則薄之不病民生皆仁政也行此仁政使民得以安業力

養春深千耕夏易千耨而民之壯者又以其閑暇之日修明
其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
長上是則衣食既足禮義又興且有事必能尊君親上有
勇知方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何強大之足慮乎

析講仁政廣說省薄是仁政中最大最急者下耕耨修事皆
由省薄得來益仁政莫先于養民而其事莫大于省刑薄斂
又當時切務也○省字薄字不苟蓋刑斂皆不可廢却又不可
可過者○可使制挺非指戰勝只在平日遂生復性之民心
決得他必然感恩效死了○韓氏曰仁政在于養民而已省
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
不致有所闕于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
二者下數句則又見其效驗也○暇日二字最可玩味如煩
刑橫征民皆重足而立安得有從容閑暇之時此可見生養
休息氣象○人以出以二以字指孝弟忠信孝弟忠信總是
禮義之善心不必分貼父兄長上○王觀濤曰梁王志在報
怨孟子特借此啓之以王道非徒為他善報怨之策而已可
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力說到戰勝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本

彼謂敵國也

參序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以制挺撻之者正以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力田以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凍餓衣食無所給兄弟妻子離散家室不能保不仁極矣析講使不得耕耨四句言外便有此懼救死而恐不贖笑暇修孝弟忠信之意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參序彼為政不仁以陷其民于阱溺其民于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而正其暴虐之罪彼民左

樂歸我不暇夫誰有與王為敵者乎此彼之堅甲利兵無所用而我之所以制挺可撻也析講麟士曰前兩節分說此節總說蓋分案總斷也兩彼字緊對王字○陷溺即指上奪其民時數句○蒙引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是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主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參淺說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可王非無實事而徒為迂濶之語王請勿疑而決然行仁政以王可也何善足云哉析講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孟子章全旨

通是出諸人而述其問答如此不嗜殺人四字極重天下莫不與節正不嗜殺者能之故也孟子見襄王之初也要觀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詞氣便有輕躁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箴之味出諸人三字

非是翹君之短亦非問聞評論總因當時
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牧告耳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序惠王子襄王嗣位孟子見之

出語人曰望之不以人自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亦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府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曰以必全于一然後定也

○參蒙引凡聖賢之至于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襄王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蓋將去之

故見之而出也語人曰吾之見王也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而就之不見有可畏之威焉且卒然急遽而問我曰今

天下列國分爭無有寧日惡乎得安定也吾對曰天下之勢分則爭合則定人君能令天下而一統之則號令出自一人

而無有敢違命者天下自此定矣析講為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後定也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參序對曰必也以不忍為心以好生為德而不嗜殺人者為能統一之

析講不嗜殺人句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泰蒙引王又問曰當此之時君各民其民各君其君雖有不嗜殺之君誰能舍其主而歸我乎析講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孰能與之以民言問誰人肯歸向他○當時列國既各有封疆則各盡地而守之民欲舍彼趨此必有所禁制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泰序對曰天下之民見有可與之君自莫不歸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之生意槁矣正孟于望雨之時也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之槁者浥然興起發生甚速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使止耶知苗則知民矣今天下之君職在人牧者皆重刑厚斂爭城爭野以致民于死而不恤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為君如木旱之望雨矣夫誠望之如是也民之歸之由水就下沛然往其勢誰能禦之使止耶而何天下之不與之也夫王與吾問答如此然而非能有為者奈之何哉

析講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此節主意如此。○天下莫不
與，句且虛講下正言莫不與之意。知夫苗一段，即其易曉者
而言，以苗喻民，苗之稿于旱，喻民困于嗜殺之君，望以心言
歸，以身言既望之便歸之。此則天下莫不與而所以定于
者在其中矣。○通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三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
此。○今夫四句正指當今之時，說蓋嗜殺之君未有過于此
時，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此無異苗之稿于七八
月也。積暴之後易干行，民易干見德，故曰天下莫不與。

齊宣章全旨

此章只是保民而王，句便了而保民只在不忍
二字，然不忍之心不察，識則不能知，不擴充則不
能推，所謂擴充者只是發政施仁，發政施仁只是制民常產
使老幼各得其所，此是保民而王。○王觀濤曰：首節至是心
足，王是孟子黜霸崇王而許齊王不忍之心足，以致王次段
至遠，瘡痍也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其所為是啓王以
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言
大欲不可求，依舊當保民而王，末段諱到制民恒產而保民
之政，左盡。○蒙引此章當疊看，旁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

王者非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非他是心足以
王矣，是心足王如何，舉斯加彼及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
行之，老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既運於掌也，老幼運掌
者如何，五畝之宅，節是也，蓋其胸中王道
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稱
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參序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為盛
其當時取威定霸之事亦可得聞之乎
析講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
姓甲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
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九

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
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參朱子孟子對曰臣學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無有違道相又經
營伯業之事者既無所道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無可
言也若王有志圖治必欲臣言之意不止則有
王天下之道乎此固臣之所聞可為王言者也

析講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相公霸諸侯匡天下
則誰不知○蒙引梁惠王所問在利孟子不言利而言仁義
然仁義自無不利也宣王所問在霸孟子不言霸而言王道
然其功效更萬萬于霸也故始若拂其志終則寔有出
于意望之外者此孟子所以為亞聖命世之太才與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參陳氏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曰王道甚
大其要在保民人君之德誠足以保民則得民心而王天
下其勢莫之能禦也
析講德字輕看齊王言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非謂王道

本于德也○保民即德不是以德去保民陛下發政施仁播
恩教養皆是保民保四海關土地類皆是而王此處且泛言
○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
教育保有保卹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與兵構
怨○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下文反覆詳告無非應
應此一句保民二字畧讀而王莫之能禦相連看未點九合
不足言一匡不足道意
方得黜伯崇王之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斲音核舍上聲斲音
斛斲音速與平聲

胡斲齊臣也豐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鬯也
斲斲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衆序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如涼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
民乎哉對曰可王曰夫子何由知吾之可以保民也對曰臣
嘗聞之王之臣胡斲曰王一日坐於堂上有牽牛而行過堂
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斲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此牛之斲斲恐懼像似他無罪而就死地斲
可憐也牽牛者對曰牛既舍則將廢豐鐘之事歟王曰豐鐘
大事何可廢也牛可以斲羊亦可以斲其以
羊易之胡斲之語臣如此不識果有此事乎
析講胡斲一段是齊王恩及于物之事乃以之
人有這小心既可以及物自可以保民○豐鐘之斲謂填塞
也○以羊易之亦王語也○若無罪何能斲無罪畢竟添
痕即指牛說好○存疑豐鐘非牛不可使以羊易之不得只
是齊王一時仁心發動不可過抑姑以此替之全要得他不
及計較處是亦孟子開導其君爲此遷就之語耳其事之是
否非計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斲斲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
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參蒙引王曰此事有之對曰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
外乎心是易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矣意彼時百姓或皆以
王爲計其費而愛吝此牛也臣由王不忍其斲斲之言思之
固知王之痛其死而不忍也故許王之足以王也
析講是心足以王矣只爲有此不忍念頭便含個保民端倪
有火燃泉遠的光景又恐齊王一時不能體認故設言百姓
以王爲愛臣固知王之不忍把愛與不忍字念王從理欲發
念處度出何事蓋于卑之分要他察識擴充以得其本心非
徒問爲設難也臣固知一語煞甚喚醒○察識如下文註所
謂乃知此心下從外得蓋益人皆有不忍之心也擴充則須

是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
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麟士曰察識擴充四字是預領以下通章之意
內尚不可用○按註察識擴充四字是預領以下通章之意
而括之於此耳○講是心句詳中惻隱二句且慢說足以王
亦只渾說个全牛之心真足以通于治而可以致王所以可
王則在擴充也擴充之實則老老節方說出益若說明惻隱
後又何用反求說出擴充後亦何用復說推恩朱子只要明
白書旨故透後節意註在此耳然欲擴充心從察識故又云
欲王察識此云云擴充是推此心去體民若認作推愛牛之
心以愛民則倒行逆施矣○新安陳氏曰觀王有此愛民之
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
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蒙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
姓皆以云云者何意蓋緣着不忍字要生議論是心不忍之
心也不忍于牛而忍于百姓乎連之于其所忍在不可勝用
而王道畢矣○不忍二字此章之骨十孟子只得齊王吾
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着不忍二字一開一合百方開導
要他察識而擴充之○百姓皆以句亦其弊緊益不着此句
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王句
他不曉問便只恁地說了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
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參序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易牛之事迹似吝惜誠有百姓
如此相譏者然我心真不如是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
牛之利即纔所謂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吾故以羊易之也此惟夫子知之而百姓不知也
析講麟士曰然字亦大槩首肯之詞誠有百姓炤上為愛句
齊國以下炤上不忍句俱是依樣葫蘆語若不見有察識之
心故下節又設法以難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
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

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

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蔡序孟子難之日王無怪與千百姓之以王為愛吝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我王若果不忍其無罪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牛羊均畏死也何所別擇焉而乃以羊易牛乎王不能自察識也笑曰牛羊無擇而乃以羊易牛吾不知當自此心誠何心哉我若非愛惜其財而胡為易之以羊也不忍于牛而獨忍于羊我自行之我且自昧之宜乎百姓之謂我愛其財也亦無解于此日之心
析講通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單讀此句却是自解之詞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詞也罷易之以羊之字指牛也三句總因自疑而然總是解說不來話○蔡氏曰彼惡知

之言惡知其為不忍之心也牛羊何擇則連孟子亦若不解于王心者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言我若非吝財而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必如此說方見齊王一時彼牛羊何擇之言難倒竟不知此心發于不忍而無以自解情狀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參存疑孟子因王不能自解乃解之曰雞百姓皆以王為愛然亦無害也此乃行仁之巧術曲全其不忍之心者也何以見之蓋止當時見牛之斃饑未見羊之斃饑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饗而不忍之心得遂于時勢難遂之際所以為仁術也大凡君子為仁莫不有術其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于祭祀燕享雖以禮用之有不得已必遠庖廚而不忍于見死聞聲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所為正合于君子何傷也

初講仁就發用上說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之謂術仁術重全不忍之心上不可以鐘得饗牛得全平看蓋鐘得饗字面與仁術無干只是起牛得全意見牛未見羊只是以羊易牛之故乃仁術頭項事非仁術之寔也註分貼要明白

○大全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于擴充未發在于預養

麟士曰君子遠庖廚本出禮玉藻蓋成句而孟子用之也○此節正因齊主不能自解而解之齊主不忍於牛仁心已發矣使阻于鐘饗之不可發而無以生之則仁心終不得施便

不得為仁之巧法今易之以羊則一念惻隱之心獨全于事勢難全之際故曰仁術○蔡氏曰遠庖廚則既仁于所見所聞而不至以不忍廢犧牲殺之禮亦是兩全無害即仁之術也

○見牛未見羊句正解牛羊何擇之難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參本全宜王聞孟子之言有得于心而說曰詩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夫子今日之謂也夫易牛之事我乃自行之及返而求之小大之故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遂于我心戚戚然有動于中而當時不忍之意

宛然而形焉向非夫子何度吾心則我何自而得吾心哉但此心甚微而王道甚大夫子乃曰是心也王吾不知此心之合于王者是何在也

折講戚戚心動而有所感傷也正被見羊未見羊一句亦動了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感戚者亦此心也可見此

心原是吾固有之不從外得也○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陳氏曰此心之所

以合于王者何也王此句亦開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夫我乃行之三句與是誠何心三句相應

夫子言之正指見牛未見羊句說○註云及其本而推之是自反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以保民下支舉斯加彼老幼及人

自近及遠自易及難皆所謂反其本而推之也齊王却未能如此做去故孟子憮然于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之間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詐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為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為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不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白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詐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參漢說孟子因齊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擴充以保民乃設辯以詰之曰有告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詐之乎王曰否不詐之也曰既知此則知是心合于

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同類而物吾異類是以憚懼之動於民切而于物緩仁術之施于民易而于物難今不忍一牛于其緩而事難者恩足以及之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而于百姓所在勢近而事易者保之之功反不至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方也只為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為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為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因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之而不為也非欲為之而不能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今恩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再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絕處收拾孟子既要王擴充仍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因齊王認保民而王其難故先說其難易經意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方處此一節是明其不忍之心有恩可用而王不用所以保民而王不為說他不為全是教他為處何以說仁民易愛物難此不論事而論心也蓋人之良心遇同類類連易為憐動遇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以一羽輿薪喻仁民以百鈞秋毫喻愛物也若仁民之事豈及易于愛物乎○

此今王恩及一句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衆序王曰不為者與不能者固甚異矣敢問其形狀果何以異曰有如責人挾泰山之重以超北海之濶此天下所必無之事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無疑也至于奉長者之命而

為之折枝則初無難事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之折也非下
能折明也用吾心固有之恩以及同類之百姓于以致王亦
何難之有故王之不保民而王非挾泰山以趨北海之類也
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相異之形有若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
句之意○按註不待外求數句須透下節勿入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
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
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
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
一氣又非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
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參淺說夫王之不王國由于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于推恩
而已必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
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
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所以及天下之老幼
者不越吾老老幼幼之恩其恩之及于天下也特運諸掌耳
何難之有夫老幼在一家而天下可運掌者蓋以人同此心
心同此恩也詩云文王之德為法于寡妻施及于兄弟以撫
馭乎家邦其所以刑之至之御之者不待外求也言文主能
舉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舉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
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要不過此仁
心之運用而已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

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故爲人君者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將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苟或忍心害理愆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自易及難善推其所爲之恩而不失其當然之次序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析講此正教以推恩而明是心足王之實也老吾老至加諸彼而已言恩之易推故推恩至保妻子言恩之當推古之人至所爲而已矣言推恩有序今恩至獨何難是言其推恩失序○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爲却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軍○推恩不是推全牛之恩以及民蓋因全牛一事認出良心本體却從本體上推出先親親後仁民也○此今王恩及禽獸二句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獨何與是起下興兵構怨○大全胡氏曰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于已察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毋反其序則是○斯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盡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雙峰饒氏曰運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個是易知這個是易行不可不辨○老吾老四句是推恩天下所運句言推恩之易引詩言推恩不外吾心正見其所以易也然此段只是泛言其理至故推恩四句方着人君言之推恩承老吾老四句所以下一故字保四海須照上運掌意講○所以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皆本于一心之推也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云云而以舉斯心加諸彼寔之然心字至引詩左揭出未可逕露及老幼即末節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便是運掌言恩之及于天下無難也天下雖大只自吾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天下對上人字天下則盡乎人矣斯心正應前是心字舉斯心加諸彼正見文王齊治之化不過本心爲運用初無難也保四海句正結上文保字即與前保民而王句相應善推其所爲所爲是以心見諸行事與王不爲

為字相昭曰無他曰而已矣是欣動齊宜語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

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

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合參夫質有輕重必有權然後知之數有長短必有度然後知之元天下之物其不可無權度者皆然而心之應物其用情之當輕當重當長當短苟不以本然之理為之權度則所行錯亂其失不止一端是心之不可無權度所係為尤甚也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請以本然之權度度之則知仁民者宜重且長愛物者宜輕且短而有當然之序耳析講蒙引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只在心之應物上民

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本然之權度謂當然之理也一物不度失其一物若應物之心不度所施顛倒如王愛物而不愛民其失何如故曰心為甚○果何以見心為甚試論今有一疋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為一丈只是疋布上失耳若人君于民物之重失其權度至于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萬子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齷之生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參序夫王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心有所蔽而失其本然之權度也王不自度臣請為王度之抑王必欲與勳甲兵驅士臣于危亡之地以構怨于列國諸侯然後快足于心與不然何不忍一牛之死如是其重且長反忍萬民之命如此

其輕且短也

析講蒙引雖正是結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上是欲推度夫民與愛物孰重孰輕此是言其仁民之所以輕且短處而欲其以此度之耳集註分曉○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存疑此是齊王病痛根源慙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不忍于牛乃獨忍于百姓正由欲心一動忿心遂熾爭地爭城糜爛其民有不服顧耳此愛民所以輕且短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為是故也故孟子前而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使之將殺人與殺牛二件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省愆思過頓改迷悟于以推恩而保民也○與甲兵三句申說與甲兵以危○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于百姓處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存疑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于是吾所以不得已而為之者將用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

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
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衆序孟子曰王之所大欲臣可得聞與王但笑而不言孟子固已知其欲之所在乃設言以探之曰王之大欲意者為肥甘之味不足于口與輕煖之衣不足于體與抑為華米之色不足視于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于耳與便習嬖幸之人不足使令于前與以臣觀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之欲豈為是哉王曰否是何足為大欲吾原不為是而求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得而知已蓋欲開關我土地使尺地莫非其有朝服彼秦楚而使大國皆為吾役內而臨蒞中國使皆為我統馭外而安撫四夷使皆于我賓貢儼然一統真大欲也但所欲既大則其所以求之者亦大以若此與兵構怨一所以為而求若此一統無外之所欲猶因緣裔木而求魚求魚之理也

析論皆字不指諸臣指肥甘五者○王之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開關文圖霸事○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勝土地三句正是王天下事但以與兵構怨求之實無可得之理故有緣木求魚之

喻勝土地數句相承說必得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為我蕪而四夷為我撫矣百字亦要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不聲
始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

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參序王曰大欲難求若是其甚歟曰大欲之不得此之緣木
求魚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來災禍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竭盡心力而為之到後來非惟無功其自招災
禍有必不能免者矣王曰後災可得聞與曰這個事理甚明
且說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能取勝王曰鄒非楚之敵
也楚人必勝曰知楚之勝鄒非以楚固強大而鄒固弱小
而寡乎然則天下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夫國之大者人民
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人民之衆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
敵夫兵力之強者此理勢之必然也今總計海內之地大約
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其九分
之一也今土欲以齊千里之一而服海內于里之八則小
者寡者弱者齊大者強者衆者在天下何以異于以鄒而
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干敗臣所謂有後災也大欲不可以
力求如此王若必欲求而遂之盍亦反乎其本
自有小大衆寡強弱皆所不計而自得之者矣
析講大全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顧涇陽曰若是其甚此語有怪而疑之之意孟子却又說

殆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二字去微動恐嚇他今他向來一
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三句因鄒魯而槩論之揭出
一本字此心為保民之本即為王天下之本反字當玩謂反
其所為與兵構怨者則轉在根本上用功
也故承言求大欲之本在于發政施仁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
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
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參序求大欲之本亦在仁政而已今王以不忍之心而發之
為政以施其善推之仁將見仁恩所感不但本國之人被澤

而心悅也能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為王之臣立于王之朝以
行其道耕者皆欲為王之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
王之市廛無征皆欲藏于其市行旅知王之關譏不暴皆欲
出于其途天下之欲疾其君之虐者望王之弔民伐罪皆欲
來而赴愬于王其心之向慕如是則四海來歸孰能禦之使
弗歸乎此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而土地關秦楚朝中
國四夷皆附王之欲不求而自得矣何興兵構怨之為哉
析講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六國
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指南發政施
仁不平蓋政本乎仁而仁寓于政猶言發諸政事而一皆仁
恩之施此即推恩用恩而功至百姓也使天下三字直貫下
五個欲字正烙求吾所大欲欲字看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
大欲若一人獨欲天下必不欲矣○此節即是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意說一個發政施仁凡下士農商旅皆有仁政及他
了使字是鼓舞感動之意欲字有心悅誠服之意仕者謂仕
宦之人兼已仕未仕在言使天下六句以人心欲歸言末句左
說到身之所歸上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發淺說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顧吾資質昏昧未能盡
得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其惛心以輔導吾志政何如而發仁
何如而施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行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僻與
僻同焉於處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
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
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參大全孟子曰所謂仁政莫先于制產以厚民生而已大凡無常生之恆產而猶有常存之恆心者惟當學問知義理之士為能之若夫凡民則無常產因而無常心苟無有常心則放縱偏僻邪枉淫侈後無所不為而人皆犯罪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加以刑辟則是平時不預養以陷之臨罪不寬恤以刑之誠無異于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保民之仁人在于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析講恆心只是「一個虛而言之則曰善寔而言之則曰禮義言士以起民不重士上言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以犯刑此恆產之不可不制也因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可忍之心無恆產以下三節先言恆產所係之重而不可不制意至末節則告以制產之法也民無恆產由君不制產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詩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參序是故明君知恆產所係之重如此其制民之產也必度地居民計口授田使民下歲之所入常仰焉足以奉事其父母俯焉足以養畜其妻子豐樂之歲則食用充足終身飽煖即凶荒之年亦預有積蓄可免于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則禮義可興矣然後設教驅而之于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自然輕易不費力矣所謂民有恆產而有恆心也

析講李衷一曰是故繫承上恆產所係之人說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恆心也民從之也輕有所賴藉而為善所謂有恆產而有恆心也此是泛言其理○仰足二句是制產周于七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于凶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教死

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

去聲後皆效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參序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見以畜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于死亡當此之時民惟有救死而恐不足奚暇治禮義為善哉所謂民無恆產而無恆心也 析講與上節反看此亦泛言當時之君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參本全由此觀之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乎仁政則何不反其本而制民之產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專於功利之政不能廣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猶切如

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參序制民恆產之法何如每夫受五畝之宅而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而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爰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矣無
 失受百畝之田多奪其農時則穀有所出今日之家可以無
 饑餓矣恒產既制恒心以生于是謹庠序之教又于其中申
 明之以孝悌之義則民知愛親敬長而須白者不負戴于道
 路矣夫恒產一制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功養
 兼舉治化大行然而王者不之有也所謂
 保民而王者正以昭區區倍功何足道哉

析講太全胡氏曰此章甚詳而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顯明功
 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知王有公忍
 入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
 行不忍之政無他奪于功利之私也此孟子所以斷然一爲
 仲尼之徒所不道也○**圖**言此節正是發政施仁以及人之
 老幼者也五畝二段是民有恒產重看五畝之宅百畝不用
 正明君之制也恒產制民可以有恒心故有庠序一段即上
 舉而之善一何意重制產邊庠序只帶言以應上恒心耳與
 皆梁主不同衣帛句正應及人之老黎民句正應及人之幼
 未句正見大欲不必求亦可
 不制恒產以盡保民之政也

孟子卷之一

